

悟生集

何根生 / 著



華齡出版社

江南大学图书馆



90829694

悟 生 集

何根生 著



华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悟生集/何根生著.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04.6
(大家文丛)

ISBN 7-80178-153-8

I. 悟... II. 何... III. 近体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2189 号

责任编辑: 林欣雨

策 划: 杨 翔

装帧设计: 黄咏浪

书 名: 悟生集

作 者: 何根生

出版发行: 华龄出版社(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10 千字

印 张: 5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15.80 元

岁月流逝 诗心不老

——何根生和他的诗（序）

朱先树

何根生这个名字，对于诗坛和广大读者来说，也许还较为陌生，但于我却是印象深刻的。当他把即将出版的《悟生集》的稿件寄我，希望能为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版的诗集，写点读后感之类，以作为代序，我答应了。他一生对诗的真诚与执著的追求令人感动，同时，我也为他在创作中历尽艰辛与劫难，写诗数千首，如今终于能得以正式出版而欣喜。

何根生是我大学同学，虽然并不同班，但因爱诗我们常在一起，他还是我们自愿结合的诗歌小组的头，我们都常有作品在系里的黑板报上发表。为了探讨诗艺，有一次他还带着我们到一位老师那里请求指导，我有写诗的热情，但都写得不好，老师从我一大堆的诗稿中挑出了一首，认为尚可，但也提了一些意见。回来后老何就鼓励我，要把诗改好。何根生比我年长，诗也写得好，我对他十分敬佩和尊重。转眼间四十年时光过去了，大学毕业后，我们就没见过面，也少有书信往来，彼此信息隔绝。现在才知道，这几十年来，他

除了在学校教书，做学问外，一直没能忘情于写诗。面对他的这些诗稿，我除了感动，也就是感慨了，他是把写诗作为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安慰的，诗的精神花朵也因此而美丽！

何根生的诗是他人生经历和情感的记录和诗意表达，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读出，他是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信念而活着的。他在《信念》这首小诗中写道：“没有你的支撑，/整个骨架就会松散；/没有你的支撑，/力量失去了源泉。/将头颅砍去，/你依然高傲存在；/子弹穿透胸膛，/你毫不流血。”一个人有了精神的向往和信念的支撑，就会有坚强而独立的人格力量，就能坦然面对一切：误解和诽谤，甚至坎坷和劫难。在《诽谤》中写的红杜鹃，面对众多的非议与流言，坚信自己，只是笑笑说：“随它们去！”这里写的红杜鹃，实际上是一种人格象征，诗人所歌颂的正是面对生存应有的思想境界。不仅如此，即使面对劫难甚至死亡的威逼，也能处之泰然，从容应对。1980年，何根生去庐山开会，遭遇车祸，重伤住院，写了一首诗《逃》：“死神来到床前，/它咧着嘴狞笑：/‘朋友，别怕’/‘跟着我走就有幸福！’//我从床上翻身而起，/乖乖地紧跟它身后，/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把死神掐死，逃！’”面对死亡威胁，心态平和，乐观而幽默，这不是一般的理智所能解释的，这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自信，对自然生死从容达观面对，这是一种人生境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也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一个人的人格精神的自我完善，并不是闭门修养所能完成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美丑善恶的碰撞中显现出来，比如正直不阿，不因外界种种诱惑而改变自己。在《谢谢》这首诗中就是这样写的：有人说“只要你肯听话”，“我会引你到神圣殿堂”或“给你五十年幸福”，或“使你成为

诗人”，但“至今我未走入神圣殿堂/至今我未有五十年幸福/至今我还不是一个诗人/因为我只是说了声‘谢谢’。”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随波逐流，或奉迎拍马，就有可能飞黄腾达，而正直不随俗，眼里容不得沙子，反而会遭厄运。在《直言》中就是这样写的：“嘴巴与眼睛/常常不能密切配合/眼睛看到的/嘴巴不敢说/眼睛闭着了/嘴巴觉得轻松/它懂得/乱说要花出代价//但心总是跳着/脸时时红着/为什么要如此折磨自己/因为还有几分良心//嘴巴终于不受管制/它按眼睛看到的去说/从此灾难如灰尘一样四飞/最终倒在无形的流言里”。我想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有感而发，何根生的诗并不是温良恭俭让的，读他的诗很难感到轻松与柔美，而碰到的处处是坚硬的骨头，会感到一种刺痛，从而产生许多联想和思考。

总之，何根生的诗，除了前面讲到的以外，涉及的题材内容还是十分广泛的。都是表现他人人生情感经历的，而突出的就是他那种真诚、执著、正直、善良、高尚的人格秉性。当然，由于写作时间的跨度大，从诗艺的角度看，质量还较参差，有的诗可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我以为这些都并不是重要的。对何根生来说，《悟生集》的出版，作为一种人生情感经历的纪念，这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在此仅表达我对他的由衷祝贺！

2003.9.1—4 于北京

后现代诗歌丛林里的隐逸歌者

——何根生先生诗歌作品阅读札记（代序）

刘 歌

二十三年前，我曾受教于何根生先生，——何先生那时是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老师，为我们讲授文艺理论。经过十年文革，文艺理论是重灾区，往往成为政治的附庸，可是何先生的讲授却不人云亦云，巧妙地回避、或者说淡化了一些东西，往往能讲出一些充满智慧的见解，兼以一口被普通话略加改造过的吴侬软语，故而给人印象极深。但不只是我，恐怕大家都不会想到，就在我们这些学生不时拿着随手涂鸦的所谓诗请何先生“指正”的时候，何先生本人也在写诗，且沉潜其中很深。因此，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时年六十七岁、已经从无锡的一所高校退休的何先生，忽然辗转将整整齐齐一迭诗稿寄到手上的时候，我的惊讶和发现了同道的欣悦之情可想而知。

《悟生集》不是作者诗作的全部，只是迫于出版体例的限制从三本诗稿中选出的一小部分，而写于文革前的三千多首诗，为防无端招惹诗祸，已在文革中被作者自己含泪焚毁，残存的不过几首了。本集里的诗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

颂诗，多为对大自然、对生命、对普通劳动者、对英雄的热情赞颂，对爱情、友谊和母爱等神圣感情的反复咏叹；像《伟大的母爱》、《小老头》、《普罗米修斯颂》、《赫拉克勒斯颂》、《棕榈树》、《潘多拉》等篇，从容、舒缓而典雅，实为新诗中难得的佳作，令人过目难忘；尤为可贵的是，在爱情为肉欲取代、男女见面三分钟即可上床的时代，何先生却以深沉、内敛和质朴的诗句为人类忠贞不渝的爱情歌哭，弥足珍贵。第二类为哲理诗，如《道理》、《海》、《忘了》、《告别》、《弈棋》、《市场》，以及“俯拾”中的哲思小品，智慧、圆润、老到，犹如大海中的珠贝，给人以珠烁晶莹、一片富贵之感。第三类为明志诗，诗句朴实无华，往往脱口而出，读来一位执着于真善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人形象却跃然纸上。还有一类讽世诗，则多为对生活中一些丑恶现象入骨三分的讽刺和嘲骂。

何先生是一个标准的学者型诗人，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外古典文学修养。自言早期的诗热情奔放，流畅明快，后来追求平和冲淡的诗风，崇尚无技巧即为技巧，晋之陶渊明，唐之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现代之艾青、何其芳、徐志摩、戴望舒，外国之惠特曼、桑德堡、莎士比亚、拜伦等，皆所喜欢。但我们同时发现，除了从中外古典诗歌中汲取养分，对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进程何先生其实也十分关注。正是得益于对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兼容并蓄，何先生的诗呈现出从容和大器的美学风貌：或直抒胸臆明白如话，或从容舒缓古朴典雅，或机智诙谐，令人忍俊不禁，而有的诗又颇多象征意味，即如为一些诗人津津乐道、一度被抬到九十年代诗歌主要技巧的叙事手法，何先生在诗里早已运用娴熟，收入自如；在一些讽世诗中，调侃和反讽的运用也显得

相当纯熟。其诗安静、平和、质朴无华，像是一种平静生活的日记，往往只言片语，却率意天成，直抵生活秘密和真理堂奥，玲珑而通透，冲和而旷远，达到了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

何先生的诗学历程，是新中国上一代知识人悲剧历程的象征；何先生对诗歌的执着，折射出新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对人类价值中那些永恒部分的坚定操守。由此不难理解，他诗歌的量不小，且保持着稳定的质量，何以极少拿出去要求报刊发表，反而表现出一种在当代诗人身上已难得一见的廉卑和羞怯。对何先生而言，诗歌写作是一种生命质量的转移，出自一个人生命的内在需要，就如同果子成熟、花儿开放，是自然而然的事，有大苦和大乐就在其中。正是这种对诗的敬畏和矜持，使他与市场条件下那些渴望借助网络一夜成名的新诗人区别开来。但另一面，何先生不是无聊才写诗，而是以诗歌的形式实现对生活中那些秘密真理的言说，又与时下一些脱离现实，操古体诗低吟浅唱、终日以诗酒附庸风雅的老人诗歌迥然有别。

《悟生集》里的诗恪守那些逾百代而不易的人类价值准则。感觉是新的，甚至可以称之为非常敏锐；语言是纯正的口语，而且非常流畅；是抒情的，可总体看起来含蓄内敛，非常克制。在《面具的畅销》中诗人这样写“面具”：“谁也说不清/为啥那样畅销”。其实诗人是深知就里的，只是不肯明说。他看见“这城堡里的智者/都戴起了面具”。“面具的价格虽然十分昂贵/可购买的人却越来越多”。虽然也有人反对，可反对不过造成了城堡里暂时的混乱，随即便遭到了智者们的抵制，结果“卖面具的摊子一下又增加了十倍。”人们不是生活在真实里，而是生活在谎言里；大多数人随波逐

流，习惯于戴上假面具生活，急剧膨胀的需要，使一些人靠推销面具活着成为可能。于是，“死去的戴着面具死去/活着的人戴着面具沉重地活着/妻子不知丈夫的真正脸面/丈夫也不知妻子的真正容颜”。如果说发现真相需要智慧，说出真相需要勇敢，那么何先生就是这样的勇者，——他以冷漠的语调为我们指出生活的真相。难怪这首诗一经发表即被《东方美学》转载。在一次全国性诗歌大赛中荣获银奖，并入选《中国诗典》。再看《听话》，起首即给人以突兀之感：“这是一个收割耳朵的季节”！接着即开始对某种世相的嬉笑怒骂：“大耳朵、小耳朵、人耳朵、动物耳朵/只要有听话的功能/那都是好耳朵”。这就是标准！隐含着人性不得不被生活一再篡改的巨大悲剧！可是耳朵既然这么多，也就壮观起来，只要“把各种耳朵串起来/放上调料/涂上橄榄油/放在烤箱内烤”再“放上精盐”，立马“香气四溢/馋得人流口水”，人们即可重开一场耳朵的盛宴！问题、或者说悲剧性在于：在这场耳朵的盛宴里，人们既为食客，也为被食；既为施害，也在受害，这里没有真正的赢家，人间地狱就这样造成。偏偏人们对此全然不知，我们看到的是麻木和对麻木的习以为常：在这样一场以人类尊严为代价的盛宴里，人们“排好队/根据规格、型号”，尽情“分享”，充满欢乐，“吃了再想吃”“只听得声音哄哄：/听话，嘻嘻/听话，嘻嘻”。——严肃消解于荒诞，悲剧在闹剧中继续，其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就来自这里。

可贵的是，诗人对生活近于刻毒的讽刺和嘲骂并没有导致消沉，反而加强了对生活的热爱。在一首节奏明快的诗中诗人这样写道：“我爱大地/它让我有立足之处/我爱天空/它让我感到了空间的乐趣/我爱高山/它是谦虚而又沉默的朋友

/我爱大海/它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乐器/我爱太阳/它把我晒死
我也乐意/我爱月亮/它让我享受富有诗意的柔情”(何根生：
《我爱一切美好的东西》)这么多而又这么深的爱！然而关键
不在于爱，而在于任何情况下都爱，在后现代的严酷语境
中，爱首先不是一种幸福，反而构成考验，敢于说爱，并且
将生活中那些美好东西一直爱下去，爱到海枯石烂，正是在
这里，构成了对于诗人人格的考验，往往非真英雄而莫能
为。支持何先生的，恰恰是为一般后现代诗人所不屑的理想
和信念，正如对美的信念支持了莲花，对天空的向往支持了
树木，是信念使诗人在坎坷的人生途中，成功地跨越了中国
历史上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而又同时保持了人格的纯粹和高
洁。对生命、自然和家国的爱和信念，是诗人生命里唯一不
变的东西，虽然这信念造成了诗人“执拗的性格”，一再为
诗人带来“麻烦”，却也使诗人在艰难的时世里从容做人，
成功地避免了堕落和油滑。诗人深知这一点，因而在《信
念》里写到：“没有你的支撑/整个骨架就会松散/没有你的
支撑/力量失去了源泉”。何先生的血是热的，从来没有忘记
自己以外的他人，虽位卑而言轻，却未敢忘怀一份对世界对
人类的责任和一份对生活苦难的默默担承。他沉思于人生的
秋天，听见“历史的回声微弱到近于无声”，“那海浪终于平
静下来”，深信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而在劫后余生的庆幸
之中，诗人却不能不一再反躬自问：“生命的活力何处去了，
难道你心中真的一无所知？”，深知“秋天的金黄/不只是为了
打扮，更为了收获”，情愿“抛弃一切疑虑/叩响那大铁门
上的铜环”（何根生《秋》）！

诗歌只有变化，却不会进步；只有发现，而不能被创
造。——我坚决认为诗歌是一种精神的坚守，是智者对世界

的留言，是诸神借助凡人之嘴在这个世界的言语。因而，只有当诗歌脱离名缰利索的羁绊，成为一种生存的方式，才是真正美丽的事业；也只是在这个时候，诗歌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言说的自由，从根本上摆脱浮躁之气和媚俗的根性，进入创造（或曰发现）的境界。何先生就是一位这样的歌者。这样的诗人，可以在四十到五十年的漫长时间内不在诗坛发表多少作品，你却无法否认他们诗的存在，——面对《悟生集》，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后现代的混乱年代里一个隐逸的歌者那沉默的力量。

2003.8. 于汉中

一个精神贵族的心灵史

——读何根生先生的诗（代序）

杨 翔

今年早些时候，大学退休教师何根生先生寄来了他的一部诗稿——《悟生集》。此前，我与何先生从未晤面，我是从他的诗文和电话中对他逐渐有所了解的。何先生自幼对诗歌情有独钟，近半个世纪来写诗数千首，并先后自结《流泉集》、《珍珠集》和《追求集》三本诗集。遗憾的是，其中大多数诗稿在十年浩劫中被付之一炬。《悟生集》即是从以上三本诗集的残稿中遴选 85 首作品结集而成的。稿子并不是很厚，但捧在手里却让人觉得沉甸甸的。因为它凝聚着作者毕生的心血和汗水，真实地记录了一位个性十足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对何根生来说，诗歌与其说是一种上层建筑，毋宁说是一种生命元素。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诗，即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作者说：“……每当欢乐之时，我就写诗；痛苦之时，我就写诗；愤怒之时，我就写诗。”诗歌见证了作者生命中所有的喜怒哀乐。在平静的日子里，诗歌

是一束束令人赏心悦目的鲜花；在苦难的日子里，诗歌则是作者“精神的寄托，心灵的安慰”。可以说，写诗对作者而言完全是出于一种内心的需要和自觉，而不存在任何功利目的。作者说：“我的诗写得好与坏，自己很少考虑。别人如何评价，我也不关心，因为那是别人的事。”也许正是这种淡泊宁静的心境，使作者年逾花甲依然对诗歌和生活充满了热恋般的激情。正是这种激情，照亮了生命征途上的每一个寒冬，引领作者一步一步走向春暖花开。

作为一位格外看重精神生活的知识分子，何根生对真善美的追求须臾不曾停止过。《庐山吟》表面上看是一首普通的咏史之作，实际上是作者对正直品格的歌颂。而《两位大诗人》则是一首对真挚美好友谊的赞美诗。“那时你站在高加索山上/望着人间熊熊燃烧的火炬/禁不住大声疾呼/人们哦，我永远地爱你们！”（《普罗米修斯颂》）普罗米修斯为取得火种，造福人类，自己却受尽了苦难。诗末感人肺腑的疾呼既是发自普罗米修斯之口，也是发自作者之口，是作者对普罗米修斯献身精神和反叛精神的高度赞扬。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光明就会有阴影；只要有真善美，就会有假恶丑；人类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随时都会遭遇挫折和坎坷。尽管如此，诗人却对真善美最终战胜假恶丑充满了信心：“将头颅砍去/你依然高傲存在/子弹穿透胸膛/你毫不流血。”（《信念》）

爱，是一切艺术永恒的主题。依我看来，以爱为主题的作品在何根生整个诗歌创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有缠绵悱恻让人刻骨铭心的男女情爱，如《爱你》、《忆》等；有以血代奶感人至深的母爱，如《伟大的母爱》等；也有乐观向上感情奔放的生活之爱，如《我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我热爱现实的生活》等；但最重要的却是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作者说：“对一个诗人来说，没有对祖国和人民的真挚而又深沉的爱，是很难写出好诗的，尤其是在今天。我是一个普通教师，不是一个诗人，但我深信自己在生命的长河中之所以写诗，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缘故。”我们还是来读读《冬天会很快过去》——这首留下了鲜明时代烙印的小诗吧：“我们打发走寒冷的冬天/万物已经在地上萌生/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兴旺/我们的人民一定会前进！”寥寥数语，既表达了作者对新生活的热切期望，也饱含着深沉的祖国之爱。文学就是人学。诗歌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自然也不能将人这个主体置之度外。“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而真正创造历史的却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正因为如此，一个卖烙饼的小老头才长时间牵动着作者的心（《小老头》）；正因为如此，面对那些默默无闻的清洁工人，作者才那样肃然起敬（《向你们致敬》）。诗如珍珠，爱是红线。作者用爱的红线串起诗歌的珍珠，奉献于缪斯的面前。

爱之愈切，恨之愈深，何根生正是这样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纵情讴歌生活中的真善美，痛恨一切见不得阳光的假恶丑。在《面具的畅销》一诗中，作者对虚伪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从此，死的人戴着面具死去/活着的人戴着面具沉重地活着/妻子不知丈夫的真正脸面/丈夫也不知妻子的真正容颜”。不只如此，他还棒喝嫉妒者（《阴暗的等待》），鞭笞口是心非者（《有一种人》），怒斥带有浓重官僚主义色彩的一言堂（《不如将葡萄吃得绝了种》）……作者在精神与气质上跟这些东西格格不入，因而在诗歌中始终表现出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在这一点上，著名诗评家朱先树先生做了很好

的概括：“……何根生的诗并不是温良恭俭让的，读他的诗很难感到轻松和柔美，而碰到的处处是坚硬的骨头，会感到一种刺痛……”作为一名生活在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淫中却不入中庸之道，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特行独立的人格和锐利的思想锋芒，这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对此，也许有人会反诘：“现实能够容忍这些吗？”但在作者的身上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执拗劲儿——“执拗的性格常给我带来麻烦/多次想改至今半点儿没改/并不是我觉得它十分可爱/因为见了那卑鄙的事我就心烦。//要是有一种良药能够治好我的执拗/哪怕吃最苦的药我也心甘/如果这种药吃了会把我的心肠变坏/那我宁肯它在我的身上永远存在。”（《执拗》）而在《谢谢》一诗中，作者一声执拗的“谢谢”，一瞬间就把那些别人艳羡不已、自己却唾手可得的功名利禄拒之门外！

如果说，对真善美的讴歌和对假恶丑的抨击，是一片叶子的两面，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一片叶子的两面”生动地体现了一个具有良知的精神贵族的鲜明性格。而在诗歌创作中一以贯之的自觉性和非功利性，正是作者作为一个精神贵族的最好印证。毋庸置疑，《悟生集》的本质和内涵就是一个精神贵族的心灵史。

2003.11.26 于北京

目 录

岁月流逝 诗心不老	
——何根生和他的诗（序）	朱先树 1
后现代诗歌丛林里的隐逸歌者	
——何根生先生诗歌作品阅读札记（代序） ...	刘 歌 4
一个精神贵族的心灵史	
——读何根生先生的诗（代序）	杨 翔 10

音 符

发 呆	1
信 念	2
大 地	3
诽 谤	4
雾	6
海	7
除了爱，难道没有别的	8
道 理	9